

民国

武侠小说

典藏文库

泗水渔隐卷



泗水渔隐

著

武林秘事 帮会奇谈  
将如椽之大笔 写侠义之江湖  
美人泪 英雄血  
豪杰胆 侠客情

一个波诡云谲的世界  
一个酣畅淋漓的江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

武侠小说  
典藏文库

泗水渔隐卷

# 血昆仑

第二部

泗水渔隐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昆仑·第二部 / 泗水渔隐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0. 2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泗水渔隐卷)

ISBN 978 - 7 - 5205 - 1673 - 0

I. ①血… II. ①泗…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61151 号

---

点 校：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牟国煜

---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100142

电 话：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81136605 (发行部)

传 真：010 - 81136655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22.75 字数：332 千字

版 次：202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9.80 元

---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民国

武侠小说

典藏文库

---

泗水渔隐卷

## 目 录

- 第一回 学诸葛史老借东风  
焚契券花姑脱北里 ..... 1
- 第二回 痴香雪移居扬州馆  
癩光慈假称血昆仑 ..... 8
- 第三回 老僧炫技惊书生  
六郎适馆晤台吉 ..... 15
- 第四回 时卓泉挟嫌漫挑唆  
包发盞怜才转推荐 ..... 22
- 第五回 和珅延纳时公宝  
李氏妒逼钱秀才 ..... 29
- 第六回 兴源当李炳发花痴  
飞凤店郑通遇旧识 ..... 36
- 第七回 话剑客真假别昆仑  
入酒家依稀认皇甫 ..... 43
- 第八回 孔郎怒闹方家店  
何贵黦结施九娘 ..... 51
- 第九回 挈孤女安居维扬馆  
赚义士引逗大罗庵 ..... 58
- 第十回 妙因尼九嫁使恶计  
斗姥阁两义陷地牢 ..... 66

第十一回	九娘掠女说同谋 稳婆贪利做间谍 .....	73
第十二回	多脚蝎窝藏娇女 猛孔大生啖毒蛇 .....	80
第十三回	刘驼子下井投石 郑小郎问状杀仇 .....	87
第十四回	除凶人火烧柴木巷 救弱女婚订剑客家 .....	95
第十五回	五剑客一堂惨别 两女侠万里长征 .....	102
第十六回	老喇嘛重度鸟兽葬 女剑客初入蒙古包 .....	109
第十七回	游库伦欣逢江南客 登佛宫惊传血昆仑 .....	115
第十八回	癞光慈奇门避劫 骆格图剪径弃财 .....	121
第十九回	红字旗惊绝悍马贼 短尾鼠噬食蠢蒙人 .....	127
第二十回	女剑客漫游郡王府 黑风浪仙逝铁岭关 .....	134
第二十一回	和总管初邀帝宠 时六郎归省母病 .....	141
第二十二回	阮小五结伴访旧知 黄燕臣闻变并内眷 .....	148
第二十三回	置妾媵祸起萧墙 扶患难变生肘腋 .....	155
第二十四回	应凤春贪色背恩主 鲁教师被累陷州牢 .....	162

第二十五回	薛保宗索债偿命 王小明入狱逞威 .....	169
第二十六回	时仲凡捏呈陷害词 毛文蔚审理教匪案 .....	176
第二十七回	郝差官威势行府衙 王行健冤苦诉茶肆 .....	183
第二十八回	遭酷吏恨深汝宁府 锄乡愿血溅忠恕堂 .....	190
第二十九回	郑通奉令到汝南 阮五赍书走燕北 .....	197
第三十回	查疑案衙役试惯技 传冤狱酒家鸣不平 .....	204
第三十一回	探消息清晨访丁公 剪奸宄黑夜遇暴汉 .....	212
第三十二回	毛文蔚验尸察隐情 王小明避祸惊夜语 .....	219
第三十三回	尹小郎强中逞强 白浪生客途留客 .....	226
第三十四回	莽汉初投剑客家 五郎一人总管府 .....	233
第三十五回	恣淫乐罪案记南巡 申冤抑良朋会北地 .....	240
第三十六回	孔元霸屈打悦来店 王小明回忆鸡鸣山 .....	247
第三十七回	遵师命力排患难 记父仇血争存亡 .....	254
第三十八回	怀游子时母初入京 憎宦途史老欲归里 .....	262

第三十九回	尹超乔装探冤狱 白生月夜走深山 .....	269
第四十回	义士追蹶赴行在 客帝巡幸到历城 .....	276
第四十一回	白浪生射箭下书 王行健刮骨疗毒 .....	283
第四十二回	申大冤冒雪走汴梁 觅奇药忆旧赴金陵 .....	290
第四十三回	独臂盛传江湖士 三义重访患难人 .....	297
第四十四回	汴梁城黄燕臣起解 望都山孔元霸劫囚 .....	304
第四十五回	吕大器深院匿群英 白望天诏书困曹直 .....	311
第四十六回	黑地窟暗藏八英雄 铁掌心治愈两义士 .....	318
第四十七回	小豪杰同门习内功 老市侩歇店置外宅 .....	325
第四十八回	拒淫娃郑通立家业 逢污吏时鼎思故乡 .....	332
第四十九回	时公宝珂里谐亲 钱光武宦途遇旧 .....	339
第五十回	血昆仑历劫归真主 剑侠传颠倒落器尘 .....	346

## 第一回

### 学诸葛史老借东风

### 焚契券花姑脱北里

话说钱光武、时公宝二人来白马胡同周府书馆里会了史崇俦，入内坐定，二人告明来意，并说香雪如何输金成全的话。

史崇俦连声赞道：“难得难得，不道风尘中竟有慷慨女子，自古所说红拂红线，实不虚传。既是香雪尚有此等义气，老夫自当一力帮忙，不用多说，趁时候尚早，咱们就去便了。”

二人道：“老伯如有公事未了，何妨明日？这不是要紧的事。”

史崇俦道：“应做之事早做，我也没有什么事务。新近有几个遥从弟子作了几篇文章来，要我润饰润饰，我也落得与他们歪缠，有什么抄写的东西，都叫拿去誊正了。这些不打紧的玩意儿，搁几天不碍事的。”

说着，吩咐书童几句话，把两个小学生放了，穿上一件马褂，登时与二人出周府来，直至春浓院花小凤起坐处坐下。李妈妈、陈八都来请安，花小凤、香雪忙得照料一切，大家说些闲话坐定。

史崇俦叫过李妈妈，开言道：“这小凤，咱先前不知道，如今说起来，她的老子花树人太爷还是咱的朋友，不想她家道中落，竟至这般地步。小凤为了安葬老子，卖身入院，虽是败坏门风，却是个纯孝的，咱如何眼看她流落在此？现已收为义女，许配这位钱光武少老爷了。她在你这儿过了多时，也破费你好些衣饰。目今咱要领她出院，你端的要多少赔补，你自己说。”

钱、时、香、凤四人听得如此说，都喜出望外。花小凤却被说得感恩

涕泣，早已泪不可仰。

李妈妈心里大吃一惊，面上不慌不忙，答道：“回老大人的话，咱听得陈八说，早知道花府上是赫赫有名的，为的花小姐在苏州张婆那里吃苦不过，因此陈八一路服侍她来京，都把老太爷、老太太做了法事道场。如今遇了老大人，一发是与花府上相熟的，皆是花小姐的造化，任凭老大人吩咐一句，难道贫婆子敢有第二句的话？”

史崇俦道：“不然，你是做这行买卖的，也是将本就利，更兼你的院子里排场也不小，凡事都要两相情愿，你尽管说不妨。”

李妈妈道：“任凭老大人赏赐，咱都情愿。贫婆子在这儿吃口饭，也就是大人老爷们赐的。如今老大人要领了花小姐去，便是咱孝敬一回，也是该的。”

李妈妈说来说去，始终不肯说价。

史崇俦道：“既这样，你且把原契拿来咱看。”

李妈妈应一声，忙返身，立刻取了原契并张婆转卖文据，都呈与史崇俦。

史崇俦看了道：“你既不肯说，咱又不知你在花小姐身上破费了的，如今笼统说一句，咱与你一千两银子作为赔补，你嫌少吗？”

李妈妈忙谢恩道：“老大人赏赐，别说一千两，便是一百两，也着实瞧得起咱了，怎敢嫌少呢？老大人一千两银子就抵得人家一千两金子，难道贫婆子连这点也不知？”说着，又连声谢恩。

史崇俦笑道：“好了，你既情愿，就此说定。后天过付，这契据你收了去。”

李妈妈道：“老大人一句话是了，还把这个还咱做什么？”

史崇俦道：“也好。”就把两张卖身契都收了，又与李妈妈道，“后天申刻，你与咱备好十席酒筵，要上好的，都放在大厅上，两边各放五桌，并叫陈八多备几个男用人在抱厦厅及大厅上伺候。咱未刻就来。”

李妈妈诺诺应是，余人都不解其故。史崇俦说完了话，便转过脸与钱、时二人谈笑，李妈妈就退出去了。只见花小凤走近史崇俦跟前，扑翻身拜倒在地，接着钱光武也过来磕头。

史崇俦道：“未拜三星先拜我，老夫太便宜了。”

一面扶起钱光武，回个半礼。花小凤整整拜了四拜。

史崇俦道：“好了，姐儿起来吧。”

时公宝在旁笑道：“理所应当。”

史崇俦哈哈大笑，去身边取出两张笔据，交与花小凤道：“你自家收好了，一应之事，俱待后天晚上再说。”

钱、时二人便问：“后天老伯请客，可有别事？”

史崇俦笑道：“后天自知，现在不必说它，你二位帮我做主人。”

二人应道：“自然听呼唤，也不再问。”

说毕，史崇俦起身告辞，二人款留不住，送出门外，再回入来。

香雪笑道：“如何？可不是史太爷一句话？再没有什么啰唆了，你们还不谢我呢。”

花小凤道：“便谢也谢你不尽，来生犬马图报。”

香雪笑道：“且慢，我等不了来生，你便趁这儿大家都在，做与我一狗看看。”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香雪又悄声儿道：“妈妈作乖得很咧，死也不肯说价，若由她自己说来，还不到这个数目呢。”

时公宝道：“从今又长了一点儿知识，你家妈妈果然名不虚传，不愧为曲院勾栏老主母，令人佩服。”

香雪又说：“史太爷后天请客，不知是什么意思呢。既然他老大人吩咐了后天晚上再说，那我们就等着他，还是先把这一千两打点了。”

花小凤道：“不忙，自然是等后天再说。”

大家说笑一会儿，吃了晚饭，钱、时二人自回去了。

次日无话。又次日，便是史崇俦请客的早上，李妈妈吩咐院内小厮们将大厅打扫了，安放十张红木八仙桌并椅几，都一色绣花衣围，又把抱厦厅也装点了。早去大酒馆里订下了十桌上等筵席，叫陈八添雇了十几个男用人，派在各处伺候照料，都一一安排了。

午后，钱光武、时公宝早来花小凤房内，与香、凤二人说笑。未初时分，只听得外面都道史大人来了，钱、时、香、凤四人忙出来迎接，相偕

入内坐下。

史崇俦笑道：“常听说诸葛借东风，是个稀有的，咱今儿也少不得学一学。”

道犹未了，李妈妈便入来回事，说怎样的酒席，哪样的排布。

史崇俦道：“咱来瞧瞧。”

史崇俦起身，与钱光武、时公宝随同李妈妈来大厅上，打量一会儿，点头称好。回至抱厦厅，见随处都有人站班，很是整肃。

史崇俦回顾李妈妈道：“咱知你是个晓事的，别的院子就不行了。”

李妈妈赔笑道：“老大人褒奖了，瞧得起小人，好说呢。”

三人至抱厦厅，史崇俦道：“咱们就在这里坐了一会儿，客来了便好招接。”吩咐李妈妈，“但有客来，都请入厅来拜茶。”

李妈妈应一声，就传话去了。这里史、钱、时三人说些闲话，没一顿饭时，只听得外面道某大人某大人来了，接着又是某太爷到，又是某某少大人来，又是某老大人有事，派了某老爷来。如此接二连三地来个不断。史崇俦一一至阶下相迎，延入厅内献茶。钱、时二人在旁接待。

只见都是些年老的人，穿得极是阔绰，入来都笑问：“老先生如何有此兴致？”

史崇俦笑道：“晚生偶然有些事，少刻禀白，皆请入厅内坐下。”

来客也多有相熟的，互相招呼，无非略叙寒暄，闲评风月，一时欢声笑语。自申至酉，唱客之声不绝，早已黑压压地坐了一厅，足有六七十人。各带有贴身长随，至少两名，都在厅前站了，登时这春浓院门前车水马龙，热闹如市。自胡同南口起，至北口止，紧紧实实挤了一胡同，连行人都住了步了，休得通过。院子内自大门起，至二门上，里里外外骤增了二百多人，到处都站得麻林一般，却是咳嗽声也不闻，都轻来轻往的。只听得抱厦厅内欢笑如雷，谈吐生风。李妈妈、陈八都看得呆了。

原来别人不知，李妈妈、陈八是明白的，这请来的客人差不多都是六部以内的官员，都是四品以上的官衔，内中只有两三个是因自家有事，派清客相公来应酬的，也是多有名气的人。李妈妈虽说是见惯世面的，却从来不曾见有许多官府齐集在一处，不由得着了慌，生怕部署了不周，刻刻

小心谨意服侍着。心里尤其是高兴，争了这大的体面，端的是自家院子里的风光，便不住地趲来趲去，悄声儿吩咐厮们，这样那样地打点。一会儿，客已到齐，即命张筵。史崇俦相让众宾客，鱼贯走至大厅，依次分两旁入席，一一相邀。移时坐定，钱光武、时公宝都陪坐了。

酒行数巡，食供两套，史崇俦开言道：“今日劳诸公枉驾，欣幸无已。晚生偶在此间，遇这同乡钱秀才，邀来这春浓院闲逛，不想遇了姐儿花小凤，问起乃是故人花树人之女，为家贫葬父，卖身入院，几次欲图自尽，经人救苏。晚生因她纯孝，流落到此，情殊可悯，已收为义女，许配与这钱秀才。今日为她出院之日，因此敢劳诸公大驾，到此小叙，亦是晚生在都门数十年来第一回之事。”

众宾客听说，尽皆诧异。史崇俦即命花小凤出来拜见。采文扶出花小凤，团团拜罢。史崇俦重将花小凤来历略说一遍，众宾客惊叹不已。

数内一个老者道：“如此韵事，千古罕有，况是史老先生在客边偶然之事，吾侪焉可无贺？”

众人听说，都道极是。大家离席道贺，于是欢笑满望，酬酢不迭。

众宾客私下商量一会儿，各呼贴身长随，取出银两，都道：“匆匆不及置办表礼，权将些许之数作为奁资。”

也有一百两的，也有五十两的，也有三十两的，只三位清客相公各人十两。登时堆银积金，纷纷陈陈，都放在史崇俦面前，却哪里放得下，便移至当中画桌上放了，共有三千两之谱。

史崇俦寻思：“太多了些。”拱手道：“诸公亲劳玉趾，已属厚幸，何敢再叨厚贶？既然如此，却之不恭，晚生权受一半，万不敢全领。”

众宾客哪里肯依，都道：“老先生成人之美，全人之贞，圆满人之婚姻，戈戈之数，权为花粉之需，也值得挂齿吗？”

史崇俦立意不肯，吩咐陈八，只收下一半，将余数一一发还了，按次交与各人的长随收受。一面请众宾客照旧入席，叫花小凤重又拜谢已，方命上菜，巨觥劝饮。饮酒中间，只听得一阵管弦之声，李妈妈带了全院姑娘徐徐入来，各道个万福，即在筵前转珠喉，施娇态，缓歌曼舞，同时并作。只见一地襄花飞柳闪，满堂上灯红酒绿，洋洋盈耳，袅袅似仙，不知

此是烟花里，几疑身在广寒宫。众宾客酒酣耳热，无不乐甚，各呼长随，都有赏赐，多时方已。

李妈妈带众姑娘称谢退出，先有几个老者起身告辞，史崇俦送出门外，上轿而去。接着，又是三四个、五六个陆续告别。

客散收席，已是夜阑人静。史崇俦方与钱、时二人入至花小凤房内，笑道：“还算不虚，假诸葛借得真东风已到，不使李妈妈落了空了。”

钱光武、花小凤都感谢不尽。

时公宝道：“东风尚在其次，如此盛会，良不易得，足见老伯傲王侯而友野老，真有处士之风。”

史崇俦道：“我在京多年，虽与他们有些交情，因平生疏懒，每少亲迎，这回只得借重他们。当真要香姐儿输了罗汉，也不是的。这叫作借东风救罗汉。”

大家都含笑点头。史崇俦便叫了李妈妈来，将整的一千两银子先过付了，将酒席的钱都算了，还余下一百多两，也都赏了院子里的人，无一个不面现喜色，谢恩祝福地闹了半晌。

花小凤方取出两纸契据，把火焚化了，自此脱了这烟花籍。

史崇俦见诸事已了，与钱光武道：“你明儿就好把小凤接出去了，打算住哪里呢？”

钱光武道：“一时间哪里去找房屋，况且小侄也就要回去的，只得暂在会馆里住一下。前日赵兄在这里时，曾与管事说过的，东边内侧厢有三间空屋，另有门户可以关闭，就借了他的，也够住了。”

史崇俦道：“也说得是，你们两口儿商量商量，我要走了。公宝与我一路走吧。”

时公宝会意，忙接口道：“小侄陪送。”

钱光武道：“理当我陪送，哪有丢了我的？”

史崇俦笑道：“将来丢你的日子多呢，今日不丢你，还待何日？”

时公宝也笑道：“你不要管，我陪去是了。”

钱光武只得叫采文传话备轿。这边史崇俦与时公宝道：“你真的要送我去，只在我的书斋里歇了。这时候，会馆的门又关了，何必撞它去？”

时公宝道：“也好。”

一时采文报说轿已在厅上，二人起身上轿，回周府书馆去了。这里钱光武与花小凤入房内坐下，心内喜悦不尽，一手携住花小凤的手，一手便欲接她。

花小凤低声道：“放郑重些，一忽儿采文来了，你便规规矩矩坐着，我们谈心吧。”

钱光武忽然想起香雪，为什么不见？

花小凤道：“她么，说不得起，也难怪她。”

不知花小凤说出香雪什么事来，且听二回分解。

前回言香雪输金，阅者无不信为实矣。此回忽转出史老做东，顷刻之间，脱小凤之籍，李妈妈焉得不五体投地？

史崇俦在京多年，其平日守己待人，因为众所折服，而酬酢之久，亦非一日，故众宾客踊跃输将，刹那立集，不然，官情薄于纸，又岂得慷慨如此？况为一老惫先生，初无足重轻者也，写众宾客之慷慨，即所以反衬史老之不凡也。

收尾说到香雪不见，一似有难言之痛，真设身处地之文，读者是掩卷思之，果何为哉？

## 第二回

### 痴香雪移居扬州馆

### 癩光慈假称血昆仑

话说花小凤听钱光武查问香雪，说了难怪她，钱光武忙问何故。

花小凤道：“她自头痛，不好过，先去睡了。”

钱光武迟疑道：“头痛也是常有之事，说什么‘说不得起，难怪她’？”

花小凤道：“你不知，她的心事只有我知，说与你听，便不差了。”

原来香雪当夜见史崇俦与花小凤赎身，便想起赵友亮，如果迟走几日，也在这个当儿脱了籍，一同出院，岂不干净？他偏急着先走了。再则自己落在烟花，多少年不曾遇一个知己的，轻易遇得了赵友亮，又是如此多磨。再则花小凤一出院，里面这些姊妹们都不是说得上话的，越发有苦无处诉。纵然赵友亮去了就来，千里迢迢，又在严父跟前，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想想都是自己的苦命所遭，后来正不知如何结局。眼见花小凤是自己撮成了的，倒团圆了，虽则替她欢喜，一想到自己身上，便越是触动了伤心，再也强颜为笑不得，只推说头痛，早去睡了。趁众人忙杂的时候，却睡了床上，蒙着被头，放声大哭一场。

花小凤放心不下，走来看她，见房门关了，房里的小丫头回说：“姑娘早睡了呢。”

花小凤道：“只怕未必。”说着，以指啄门，低声唤道，“香姐，我来了，你开一开门吧！”

香雪听得是花小凤，只得披衣起来开门。花小凤早打量香雪两眼哭得红肿，忙叫她坐被窝里，休要冻坏了。一面说道：“姐姐别要伤心，一等

我出了这地狱门，好歹要接姐姐出来。赵老爷是就要来的。”

香雪道：“我也一时间想不过来，心里作痛，如今好了。你快不要在这儿闲谈，多少客人在外面，倘有史太爷要唤你时，找不到你了，不是笑话？快快出去，若被妈妈知道了，又说我在这里闹了。”

花小凤少不得劝慰些话。

香雪道：“我知道了，明儿再说吧。”

香雪一连催着花小凤出来，仍拽上房门睡了。花小凤见香雪如此情状，知道她心里搁着的事，不胜感叹。当下钱光武问起，花小凤便把这几层意思告知了。

钱光武也叹道：“难怪，承她的情，一心与我们成全，如今我们已过了这一关，难道便丢了她的？明儿接你出院，就仔细与她打算了，要怎么样时，理当帮助。”

花小凤道：“自然是这样。你还不知咧，她本来与我说定了，就是把那金罗汉兑了银子，再拼凑些，原想她与我一同出院，横竖赵老爷临走时候也有话说了的。”

钱光武道：“如今可不更是容易？等我们把会馆的房屋收拾了，留一间与她住是了。一面我自写信去通知友亮，叫他早早来京。你明儿与她说，就这样吧。”

花小凤点头道：“好。”又问，“会馆的房屋究竟怎样呢？”

钱光武便如此这般说了一会儿。正说着，李妈妈来了，满面笑容，对着二人道：“钱老爷好歇歇了，姑娘也乏了，时候不早哩。钱老爷如今新府打算在哪里呢？”

钱光武道：“我不久也要回南边去的，暂时就向会馆里借几间房屋住是了。”

李妈妈道：“最好。钱老爷一时房屋没收拾好，请姑娘在这里多住几天何妨呢？咱们娘儿们一场，将来钱老爷升了官，老远地上任去了，还不是见面难了吗？也要给咱们娘儿们多聚几天。”说着便笑。

钱光武少不得也说些感谢的话。李妈妈又与花小凤道：“咱没什么值钱的东西给你，这两间屋子里的家生，你都带了去，省得钱老爷再去置